

谁能炼石补苍天

——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

张云 著



中华书局

谁能炼石补苍天

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

张云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 / 张云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6

ISBN 978 - 7 - 101 - 09077 - 2

I. 红… II. 张…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2)第 286009 号

书 名 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

著 者 张 云

责任编辑 朱振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077 - 2

定 价 60.00 元

绪 论	001
第一章 清代《红楼梦》续书的历史与研究概况	005
第一节 阅读《红楼梦》	005
第二节 续写《红楼梦》的历史	022
第三节 清代《红楼梦》续书概况	026
第四节 清代《红楼梦》续书的传播	032
第五节 关于清代《红楼梦》续书的研究：历史、方法与得失	047
第二章 平心看续书：非经典阅读与清代《红楼梦》续书的价值重估	069
第一节 清代《红楼梦》续书的价值与意义	069
第二节 清代《红楼梦》续书作者的理念与追求	074
第三节 清代《红楼梦》续书的非经典阅读：态度与方法	076
第四节 重新续红有无必要与可能	082
第三章 补天花样亦翻新：清代《红楼梦》续书的续写策略	084
第一节 关于后四十回	084
第二节 后四十回与其他续书	094
第三节 接续要求：接得上，展得开，收得圆	097
第四节 接续逻辑：正接，反接，非接，非反接	100
第五节 接续方式：情节的设计，人物的处理，全书的束结	105

第六节	接续起点：对前书叙事时空的选择	111
第七节	续书在总体上就是一个收结	113
第四章	清代《红楼梦》续书及仿作解读	114
第一节	《后红楼梦》：第一部红楼续书	114
第二节	《红楼复梦》：另立格局的百回巨制	148
第三节	《绮楼重梦》：肉欲书写和男性中心	167
第四节	《红楼梦影》：女性作者的诗性续书	198
第五节	《新石头记》：旧瓶装新酒	212
第六节	《梦红楼梦》：蒙文新编	237
第七节	《一层楼》：因袭加再创作的仿作	254
第五章	清代《红楼梦》续书的改编	279
第一节	红楼戏对程高本后四十回的认同	279
第二节	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合二书而成	299
第三节	弹词开篇和子弟书对《红楼梦》续书的认同	317
附录一	清末民初关涉《红楼梦》之小说要述	331
附录二	晚清经学与“红学”	
	——“红学”得名的社会语境分析	357
后 记		375

绪 论

续书创作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而对《红楼梦》的续写，无论是续书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还是影响之广远，都是绝无仅有的，堪称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程高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问世后不过数年，就有逍遥子的《后红楼梦》付梓刊行（至迟为嘉庆元年）。之后续写红楼蔚成风气，单是嘉庆四年，就有《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三部续书问世，加之《续红楼梦新编》（即《海续红楼梦》，嘉庆十年）、《红楼圆梦》（嘉庆十九年）、《红楼梦补》（嘉庆二十四年）、《补红楼梦》（嘉庆二十五年）的相继面世，形成了《红楼梦》传播史上颇为壮观的续红高潮。这一续写高潮之后，较为著名的还有道光二十三年出版的《红楼幻梦》和光绪三年的《红楼梦影》，以及光绪三十一年年的《新石头记》。余波所及，有清之后续写红楼者仍不乏其人^①。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对古代小说续书创作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②，对《红楼梦》续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③，但总的来说，《红楼梦》

①如：张曜孙写于清末的未完稿《续红楼梦》，民国时期有郭则沅的家印铅字本《红楼真梦》，新中国成立后则有张之《红楼梦新补》（三十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玉清《红楼梦新续》（四十回，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胡楠《梦续红楼》（二十九回，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西岭雪《西岭雪续红楼》系列（已出《黛玉之死》，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刘心武《刘心武续红楼梦：八十一回至一百零八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温皓然《红楼梦续》（八十一回到一百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等诸种。

②李忠昌《古代小说续书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段春旭《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续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

③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林依璇《无才可补天：红楼梦续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等。

续书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无论是相关文献的发掘与整理、续写策略的剖析与总结，还是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续书价值重估、续书的文化审视、续书的非小说形式改编，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至于续书阅读心态研究、续书批评的理论工具的选择与运用，也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们有理由认为，《红楼梦》续书，尤其是清代《红楼梦》续书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类续书的认识，进一步拓宽《红楼梦》研究的领域，丰富《红楼梦》研究的内涵，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续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于清代小说的断代研究也应有所裨益，这大抵也是笔者不揣庸陋，选择清代《红楼梦》续书作为研究课题的初衷所在。

《红楼梦》是“一书以名学”的典范，百年红学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见，而红学分支之复杂、专门术语之繁复亦常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具体到“续书”一词，既可指程高所补的后四十回——有文献证实的续补《红楼梦》的历史当从高鹗、程伟元算起^①，又可指一百二十回程刻本问世之后的诸种《红楼梦》续书——有清一代《红楼梦》诸续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将一百二十回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既无裕瑞质疑的眼光与某些好事者探寻“旧时真本”的雅兴，又无缘得见胡适之博士的考证宏文，其接续点虽有第九十七回与第一百二十回之别，而视百二十回为“全璧”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只关注程本之后的《红楼梦》续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及其作者的研究，百余年来成果斐然，早已成为红学的专门课题，不宜亦不必混在其他续书中加以讨论；二是因为在本书的语境中，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续书”相对应，被称为“原书”或“前书”。如

^①近年来，高鹗续书说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冯其庸、蔡义江、刘世德等俱认为“高鹗续书说”就已有材料看证据不足。蔡义江评注的《增评校注红楼梦（修订版）》（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署名标为“曹雪芹原著 佚名氏续作 程伟元 高鹗订补”，冯其庸主持的《红楼梦》校注本第3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署名标为“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这已足以表明他们的鲜明立场。

上文所述，自第一部续书《后红楼梦》问世到清末《新石头记》发行的百余年间，刻印出版、至今可见的长篇章回体《红楼梦》续书多达十四种，其中的十一部——《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秦续）、《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续红楼梦新编》（海续）、《红楼圆梦》、《补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红楼梦影》、《新石头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的重点讨论对象。为有的放矢起见，本书对研究对象的考量以与原书具有时代的贴近性和社会生活的相似性为首选，对现当代的红楼续书暂不予讨论。在续书文体方面，清朝末年也有一些如民初一般的涉红类短篇及辑佚类短章，因其并非主流，影响不大，故于本书正文亦舍而不论，相关探讨在附录一《清末民初关涉〈红楼梦〉之小说要述》中予以展开。这样，本书所讨论的《红楼梦》续书就基本限定在清代长篇章回体的范围之内。

《后红楼梦》等续书问世后，潘德舆、裕瑞、姚燮等人的评点式批评并非仅见，且后出的续书亦往往借序、跋甚或小说中人物之口对此前的续书品头论足，但过于拘泥原书情节及道德评价，使得这些评论大多缺乏审美批评的质素。对清代《红楼梦》诸续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始于鲁迅，但不幸的是，鲁迅从社会心理角度对诸续“团圆主义”的批评——“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被后来的很多批评者简单地借用为唯一的断语，至于诸续文本的细节，反倒没有多少人予以真正的关心。只重评语不重文本，正是文本解读的大敌。不屑一顾的傲慢与偏见，当然无助于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在高山仰止的《红楼梦》面前，对诸续书的藐视显得如此合理而自然。因此本书强调以非经典阅读的态度对待诸续书，彻底摒弃长期以来的唯经典情结，少一分傲慢与偏见，多一分理解与包容，“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清人钱大昕语），并拿出“啃酸果”的精神，耐心细读续书文本——也许阅读的过程并不像

阅读《红楼梦》那样充满审美的愉悦，切切实实地从文本出发，并将个性的、独立的续书文本置于“续书”序列之下作整体观照，唯此方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本书第四章对《后红楼梦》等七部《红楼梦》续书与仿作的研究就是文本细读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续书创作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平心”看续书，自应关注其特殊的社会认识价值。续书创作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因此本书除了从创作论的角度关注红楼诸续的艺术构思及其风格个性，努力探索续书与原著、续书与续书之间多层次的对话关系，尤其注重对清代《红楼梦》诸续书续写策略的研究，试图以具体的文本分析为基础，探寻并总结诸续书的接续要求、接续起点、接续逻辑及接续方式，并注意引入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力争超越情节、人物、语言的小说批评模式，进而在续书研究的学理层面上有所突破。

客观地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清代《红楼梦》续书的文献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对《红楼梦影》作者顾太清和《红楼觉梦》作者铁峰夫人的考辨等，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工作还显得薄弱，相关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错失与疏漏，续书的发现与挖掘、续书作者及续书版本的考订、续书批评资料的搜罗与整理，凡此种种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本书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之一。由于当前发现的资料有限，本书于此，作为亦有限。

此外，本书对清代有关《红楼梦》的具有代表性的改写和仿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尤其是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梦红楼梦》和《一层楼》，它们与诸续书一样，也是《红楼梦》无与伦比的召唤作用下的产物，而且与诸续书形成了特殊的关联与对照。而对非小说形式的《红楼梦》续书改编，本书也作了特别的关注，讨论的重点是以仲振奎《红楼梦传奇》为代表的红楼戏、《黛玉返魂》为代表的弹词开篇和《宝钗产玉》为代表的子弟书。相信这样的讨论对我们全方位地认识清代《红楼梦》及其续书的传播、了解民间对《红楼梦》及诸续的接受会有一定的帮助。

第一章

清代《红楼梦》续书的历史与研究概况

第一节 阅读《红楼梦》

一、一书以名学

追问《红楼梦》是本什么书，恐怕谁也不会满足于只用评价一部小说的模式来归结它。

自《红楼梦》出现以来，特别是程高本行世之后，喜爱和痴迷者风起云涌。各时期虽表现方式不同，但从关注的程度和范围来说，用蔚成风尚来形容当不为过誉。单据清朝的诸种笔记，即可屡见津津乐道者。如汪堃在《寄蜗残赘》中认为“红楼梦为讖纬书”，关于传播方面的信息，该书提到：“《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梦痴学人在其《梦痴说梦》中引用当时流行的《京师竹枝词》道：“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与此相类的《竹枝词》还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其实这种“谈”和“说”不仅概括了个人私下闲适的把玩，还透露出时有三朋四友聚谈辩难的情景。谈与说，本是忘我的，竟至于发生过因为褒贬《红楼梦》中人而“几挥老拳”的事；用“题红诗”相互唱和更是文人相与的趣事、雅事，而视研究《红楼梦》为学问的，相较于上面提到的欣赏层面的阅读自是技高一筹，深入且专门些。故此形成了一门叫“红学”的学问，而且“红学”一词在出现之初就与最高尚的

“经学”语境有些关联^①。其学术性和学术品位自是一般的小学研究难以企及的。

“显学”之谓，当始于韩非子时代。彼时，儒墨之学被称为显学，其他诸说则是隐学。及至后世，凡为社会广泛认同、学术价值较高而又被高度关注的学术派别或类别，即称之为显学。

红学，乃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王国维就将西方哲学和美学引入小说评论，以《红楼梦评论》抢占先机。这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开辟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境界；胡适以《红楼梦考证》向国人展示他把杜威思想术与清人考据学巧妙结合形成的“科学方法”，并自豪地宣称可以之教人如何做学问；俞平伯则用材料考证和艺术辨析相结合的新方法撰写了《红楼梦辨》，超越了小说研究的史学眼界……正是因为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积极参与，红学才借了新旧间“世纪之争”的风，并以其不菲的学术成就，携带着《红楼梦》一起，赢得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实，在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清末民初，《红楼梦》着实火热过：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拿通俗小说说事时，《红楼梦》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小说理论家和评论家的热门话题。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提倡白话国语和白话文学，而《红楼梦》就曾被推为国语白话的范本。1920年2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了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的“议案”，正式颁行新式标点。当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便使用新式标点、分段编排通俗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相继被标点了出版。可见，《红楼梦》乃是最先用来实践的样本。及至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大变革时代^②，再至七八十年代学术进入了

^①参见拙文《晚清经学与“红学”——“红学”得名的社会语境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见本书附录二。

^②参见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新时期，红学更强健地成长了起来，成熟为可以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的显学了。

而与其他两门显学的高深不同，红学尽管有它无论何种政治体制和思潮背景之下都不容变质的考据学的支撑，但它似乎还是以其更能体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特质而著称于世。事实上，任何类型的分析，诸如美学的、人类学的、历史学的、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心理分析的阅读，在《红楼梦》的解读中都能找到用武之地。这才是《红楼梦》之所以“一书以名学”的根本所在。时代变迁导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与《红楼梦》本身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两相借重，可谓相得益彰。

二、十年辛苦尤未全

因为红学热的不断涌现，很普通的读者都知道《红楼梦》的不同寻常，知道它因为种种原因而在原创者曹雪芹手里未能“全璧”传播。这部因曹雪芹“泪尽而逝”留下的没有“后半部”结局的残书，在作者过世之后，经程伟元和高鹗搜求、厘清、整理而以全璧的形式刻印出来，通行于世。于是，二百多年来的《红楼梦》读者，无论在意还是不以“后半部”乃他人后续为意，都已阅读并熟悉了全璧的红楼故事。附骥尾以传的程本后四十回，情节设计、人物结局、故事收结大体保持了曹雪芹原著的悲剧风格，可说在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群中，鉴于它满足了人们有头有尾的阅读习惯，文笔大体不差，已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那么，曹雪芹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写完全部的红楼故事？现今通行的后四十回中到底有没有曹雪芹的笔墨？如果已然写完，为什么没有流传出来？如果没写完，又是怎么个缘故？

寻找这诸多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了红学研究的行列。既是研究，我们就得从材料入手，力争用实证来说话。

1. 脂批透露出的信息：后半部未定稿

自脂砚斋、畸笏叟等的批语随着各种脂评本的出现而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了解之后，脂批研究便成为红学的一大重要课题。该方面研究也切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为作者家世、成书过程的进一步探讨都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帮助。但是，拿这些成果来回答关涉后四十回的诸般问题却是提襟见肘、难能打圆场的。在这里，我们先对脂批信息试做整理和必要的联系，或可为认知续书问题提供些参考。

曹雪芹自承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且已经“纂成目录，分出章节”。凡八十回后故事，通过对批点在各脂本前八十回书上不同位置不同时间留下的脂评内容的考辨和联系，已知有回



北京曹雪芹纪念馆中的雪芹雕像

目的也都有了相关的文字记载和情节线索，文字甚至已写到末回的“警幻情榜”，且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的评语也是有的了。这样看，似乎曹雪芹是写完过全书的。

“后半部”大致情节和主要人物的结局，暂不
过多考虑书中的谜语、判词、红楼梦曲等的预示，只按零星的脂批所记，至少可整理、勾勒为如下情节：

贾府“事败”、“抄没”、“子孙流散”；宝玉被拘于“狱神庙”得茜雪、红玉探视，后“寒冬噎酸齏，雪夜围破毡”，虽得“花袭人有始有终”的供养，最终还是“悬崖撒手”，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而为僧；黛玉虽因为担忧避难离家的宝玉而“泪尽夭亡”，但“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宝钗和宝玉“成其

夫妇时”有“谈旧之情”，并曾有“借词含讽谏”事；刘姥姥特与凤姐“狱庙相逢”，“后有招大姐之事”；凤姐则“身微运蹇”、“扫雪拾玉”，终至“回首惨痛”哭向金陵；探春“远适”；惜春“缁衣乞食”；“湘云是自爱所误”守寡至终；“袭人出嫁之后”与琪官“供奉玉兄宝卿得同始终”……

• 显而易见，如上所举脂批提示的诸多情节，与现行的程刻本大相径庭。无怪乎程刻本行世二百多年来，被推崇前八十回的读者称为“狗尾续貂”的后四十回受尽了非议与批评；而对后四十回充满同情之了解的、较为宽厚的读者，又对后四十回颇多赞赏。这样，掌声和嘘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为求得雪芹原意，八十年代红学甚至新兴了一门叫“探佚学”的学问，探佚的成果还被八七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改编者吸纳运用了。这应机而生的探佚，因其趣味性强，颇受红楼爱好者的关注。

脂批存在于各种批点抄本之上，各脂本所录批语虽多少不一，但相同相类者比比皆是，有人曾语出惊人地指出脂本乃后人依照程本伪造，但很快便被驳倒。所以，我们说，依照各本零星的脂批既然能够勾勒出后半部故事，可知曹雪芹至少是写过故事的结局的。

2. 来自明义的诗证

于“雪芹之稿”，还有一个可资印证的材料。

和曹雪芹有过交往的诗人，除敦诚、敦敏、张宜泉之外，已知的还有一个姓富察氏叫明义的诗人。他在《绿烟琐窗集》中，收有咏《红楼梦》的七言绝句二十首，其题下自注曰：“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他的二十首诗中所记的故事，有的与今本不同，有的与今本故事同而情节有异。然而，无论他所见的是否为曹氏定稿，至少说明曹氏写过八十回后的故事，因为那时续书尚未出现而这些

诗的最后三首却提到了贾府败落事。

第十八首为：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痾续红丝？

此诗在感叹黛玉之死。《葬花词》“似谶成真”，即是说它的话后来应验了。倘若黛玉不死就可以与宝玉成婚。似乎在说黛玉死早了，未能等到宝玉来娶她。这显然与通行本的黛玉钗嫁情节不符。可惜今天已见不到曹氏当初的设计安排了。

第十九首为：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

“石归山下”，当是原稿结尾处用以照应首回的情节。最后一句是说，即使石头有传神文笔（针对曹氏假托石头所记而言的）和政治寄托也是徒然的。而且此句还用了石能言之典^①。

第二十首为：

馐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

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首句说瞬息繁华，二句指宝玉后来落入困顿，三四句借石崇一家遭遇来喻比贾府的“家亡人散各奔腾”，宝玉因为不能保全“青蛾红粉”而深感“惭愧”。“青蛾红粉”当指黛玉、宝钗等一千大观园女儿。更可以直接理解为：宝玉因故流离失所致使黛玉为他泪尽而亡，宝玉追思她的“归何处”而“惭愧”难当。是可证明黛玉并非死于与宝玉的婚姻破灭。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红楼梦》经批阅、增删后业已基本完

^①典出《左传·昭公八年》。晋国有石头讲了话，晋侯问师旷为什么石头能讲话，师旷说，石头哪里会说话，恐怕是谁借着石头说的吧。

成，雪芹并将稿子交人去“誊清”。但今天的通行本，特别是经程高整理出的后四十回，却大大有异于脂评等所透露的故事情节。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无可分辨的解释就是，程高本后四十回另有所据。

三、雪芹的后半部手稿哪里去了？

一般研究者相信，雪芹手稿因为诸如畸笏叟所说的“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之类意外的出现，加上几经增删修改，导致全书未能最终定稿，无有全璧。研究者孜孜于脂批的零星信息，并尽力搜求可能与雪芹交游的时人之“子”、“集”内相关材料，甚至联系当时的政局和社会习俗以求破解曹氏“后半部”的创作状况及其结构之谜，但收效甚微。至于曹氏后半部书是怎样失掉的，也只是提出了几种说法，基本是猜测之语。

1. 政治方面的原因

一个较有影响的说法是：“后半部”书，曹雪芹虽基本写出，但未及修改定稿。他死后，保存这些手稿的畸笏叟却因它政治上有碍，不敢抄出。后不知怎么被乾隆读到，为肃清已经传播出去的前八十回的流毒，指派程伟元和高鹗伪续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一并刻出。这个别有用心的本子，即为今存通行的一百二十回程本。

2. 文学自身的原因

“大量的史料证明曹雪芹没有写完这一百二十回，或者是后四十回遗失了”，一般关注者都认可了这种说法，王蒙却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文学本身的规律注定了《红楼梦》是写不完的”，因为“它放得太开了，信息量太大了，它无法收”。他指出曹氏不断地用一些谜语、诗词、谶语，来预示人物此后的命运，目的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他有一种超越感，有一种间离感；一是提醒

自己，为写作时竖立指示路标。然而，尽管雪芹呕心沥血了，他能预言这个世界的结局，“却未必有经验有时间有能力”来结束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①。

王蒙这是在说，前八十回写得太好了，以至于曹雪芹自己也无力掌控这个艺术世界了。说白了就是，曹雪芹于小说的后半部已无能为力，再不能如他自己所愿完满地收束全部的情节和人物了。这是从客观上着眼的。而在清末，已有论者认为曹雪芹是有意这样不去写后边的四十回或三十回的，乃主观愿望，是有意的。如：清末民初的蛮（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得很明白，他认为“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作文诀窍，《石头记》的不完全，乃“非残缺”，是“残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在这里我们且不去理论他的这种超越一般读者的审美趣味之所由来，单能如此，从创作的角度认可《红楼梦》的“未完全”，在大众喜观有头有尾全故事的欣赏背景之下，在好事者纷纷为《红楼梦》续貂的事实面前，能保持这份欣赏品味，实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那时期，也有因相信曹雪芹才高而不肯承认有外人插手《红楼梦》者，并认为书至九十八回就该结束了。如，昭琴曾与邱炜菱谈论《红楼梦》，他说：“鄙见叙至黛玉焚稿、神瑛洒泪那两回，便可斗然而止。或云曹雪芹原本只八十回，以后四十回为高兰墅所续，语殊不信。微论全书百二十回文笔一律，无补缀痕，试想方叙至八十回之事实，是可以止则止者耶？曹雪芹为底秃豪而搁笔？必如九十八回，乃真可以止矣。”^②并记道：“邱君首肯者再。”这位邱君就是旅居新加坡的诗人邱炜菱。他在1897年刊本《菽园赘谈》之《梁山泊》一文中就曾指出：“《红楼梦》以绛珠还泪为主脑，故黛玉之死，宝玉以痴儿不醒，从此出家收场。”可见他们是英雄所见相同。

^①王蒙《双飞翼》，第156—157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②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57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